

## 魚觀音

母親拽著兩條活魚的塑膠袋往海的方向走，佝僂的身影沿著水泥消波塊往下移，快七十歲的人，勉強撐著身體前行，腳跟卻不比眼尖，偶爾磕絆了，手裡的塑膠袋便隨著顫抖的身子搖晃一陣。海風炎炎，好不容易把魚帶到離海最近的地方，腳下的海潮彷彿張口吞吐，陽光把大海盪出一道金色的邊，兩隻懨懨垂死的黑鯛魚才放進水裡，便翻身奮力擺尾前行，黑羽般的剪影在海裡隱形，逐漸褪成更深的藍色。

「魚都是觀音變的，會認得回家的路。」母親邊往回走邊小聲地說。

母親不吃魚，自我年幼便如此。

往事如霧，舊日的雲煙在記憶的海洋中參差瀰漫。老房子的紅磚矮房，一家六口螻蟻般的時光。家具擺設一律慘澹，只有小客廳裡擺著一張漆黑的供桌，左邊祖先牌位，右邊一幅魚籃觀音卷軸畫，低眉頷首的女身菩薩，一手提籃，一手撫柳。竹籃裡一尾淡藍錦鯉張口呼喚，觀音腳下水紋潛行，微微顫動，漣漪如光暈。母親車縫踏板的聲響亦時刻迴盪在空氣中，如時光五線譜，一串串的音符纏著各式各樣加工品：甜紅毛線帽、五色花紋長圍巾、鈴鐺聖誕襪。客廳即工廠，家家有代工，小小的客廳是她半夢半醒的宇宙，是始終不曾好好闔眼睡上一覺的生存枷鎖。

不只代工，母親還和人合夥開小吃攤，長年沒有丈夫在的家，女人也必須練就男人的本事，合夥的小吃店就在營房眷村附近，駐營的官兵們時常從隔壁的土牆翻出來，手上提了兩瓶高粱，就著桌子吃起來。店不大，不過借人家一小塊地方搭的鐵皮攤子，賣麵賣水餃賣滷味，有時還得賣點傻氣。母親說，上門的無論外省仔和豬哥三都喜歡開黃腔，雖知道她是有丈夫的人，還是喜歡偶爾言語上吃兩三句豆腐。但做生意沒有辦法，要跟他們交際，只能裝懵。真的不高興時，索性切菜時故意把聲量放響亮，剁了再砍，砍了再剁，任由木規板裂出幾道閃電雷劈似的切口，好讓那些男人們心裡有點警覺。

有回一個喝醉的客人真的動起手，桌上幾道菜明明都吃得差不多了，那人老晚還賴著不回去。合夥人又恰巧有事早回家，留母親一人打烊收拾碗筷，見他捱過身來，三分酒氣，來者不善，乾脆主動上前叫了一聲大哥，說自己的丈夫也是軍人，現人雖在外島，但這星期就要回來了。又講起自己幾個孩子，一律都在家自己帶，今晚只暫時讓五年級女兒陪著小的，孩子們連晚飯吃了沒都還不知道。母親央著自顧自說著，一邊藉口收拾。那人聽完沉吟了半晌，起身從深綠的褲袋裡掏出一張皺巴巴淡綠伍百大鈔，找錢也不要了，逕自往漆黑夜裡的營房走去。

真險，母親事後說，那時她心裡直叨唸著家裡的觀世音菩薩，阿彌陀佛。

刀口懸生的不只是大人，孩子更是。

母親講起我年幼時體弱多病，講話吞嚥都比同齡的孩子遲鈍，和弟弟兩人睡一張小床，生起病來也是一箭雙鷗。姊弟倆排班站哨似的輪流感冒發燒，幾乎每

星期都要去小診所報到。後來才知道那間診所其實是密醫，連牌照也是和別人借來的。小診所在距離村落五公里以外的鎮上，診間用木板稍稍隔著，前台一個小窗掛號兼領藥，中間兩張灰色辦公桌對臉擺著，牆上煞有介事地掛著人體透視圖，靠牆有個化學教室裡常見的灰色鐵櫃，士兵排班站似的擺放五顏六色玻璃藥瓶。夏天時電風扇咿咿呀呀的吹著，看診的老醫生身形矮胖，小小的透明汗珠經常掛在脖子和人中，來不及擦拭，彷彿睡著了。

我出現時總是高燒昏沉，只記得老醫生湊上前來叫我張開咽喉，如漁翁般將木片壓舌板放進嘴裡，綽綽約約，釣起我沉重疲乏的疾病之身。壓舌板老是讓我不小心嗆咳起來，老醫生的白色袍子也不十分乾淨，一塊塊的斑黃，看上去像藥水漬，半死不活的蝴蝶，陣陣撲翅。他很少說話，更少起身動作，所有的醫療動作都是旁邊瘦黑個子中年男子代為施行。母親每次帶我去，總少不了打退燒針，每回去都在同樣的區塊扎針，到最後肌肉彷彿已經縮成了一道牆，怎麼戳也只剩硬梆梆的幾個孔洞，密密麻麻的眼睛，無辜縫在雙臀之間，猶有喘息，尚未氣絕。臨走前母親千謝萬謝，小錢包裡連同零錢湊了數，恭恭敬敬雙手奉上給櫃檯後方神色不耐的小姐。

多年以後因為工作的緣故，到醫院做新進員工身體檢查，被問診的醫生說你青蛙腿很嚴重，問診時稍微查看了兩側臀部，全都佈滿了白色橫紋舊傷印記，彷彿是慘案見證者，一條條歪斜地排列，如同紋壞的時光。

更多的時候，根本沒有醫生，只有深夜母親的身影。

數不清多少夜晚，連小診所都打烊的時刻，母親得自己權充醫者，看顧眾多兒女。有天半夜發燒醒來，看見她坐在床沿幾乎睡著了，忽然驚醒喊我名字，慌忙起身用手拍打我的腳底，啪啪啪，別睡。規律與聲響沿著腳底攀爬至耳蝸，像一尾魚，奮力在滿是裂縫的大地上起伏掙扎，我說不出半句話，沉重的眼皮底下嵌著母親模糊的殘影，她的捲髮背對窗台，影子剪出了幾道渦流，柔軟的髮絲被月光覆蓋著。

母親常說，自己十九歲就生養小孩，實在太年輕了，也不懂甚麼教育，只知道孩子會餓會病，除此之外就是不打不成器。又說自己根本不是甚麼好母親，不討丈夫喜歡，更不會教孩子。母親指的是父親後來另有外室之事，但平心而論，能不能討丈夫的歡心，終歸也不是母親自己單方面可以決定。

「你還記得嗎？要不是家裡的菩薩，你大姊早被我打死了。」母親說。

「怎麼會不記得？是那幅客廳裡的魚藍觀音救了大姊。」

搬到老房子以前，大姊一直是眷村的奶奶帶在身邊，直到小學一年級，才被母親接回家同住。她從小就講國語，進了學校當然也繼續這樣，更何況老師們都說講方言要罰錢，管你閩南還客家。她一句客家話都不會說，剛到桃園靠海的客家庄小漁村，被欺負的很慘。放學後同學們吆喝玩在一起，無論去防空洞燒蟑螂抓蝙蝠，還是灌溉河塘裡游泳，講的全是客家話。全班就她一個人不會，大姊轉學新來乍到，像隻還沒長全的小魚漂移到不熟悉的海域，游錯了岸，動彈不得，

圍過來的卻全是等待撕咬分食的野鷗。

惡作劇好事的男同學用客家話罵她，她生的雖比同齡高壯，但從不敢抵抗。死豬母、三八麻、按狗謀、畚箕笠，最後全都成了她的綽號代稱。五年級的時候，她的導師有天在班上愉快地宣布要家庭訪問，請大家騎腳踏車來上學，放學後全班一同家訪。大姊那時還不會騎車，趁午休空檔竊竊私下問老師該怎麼辦？只見那男老師挑著眉很是為難：「學校沒經費，但規定家庭訪問一定要做，你連腳踏車都不會騎，那就用走的吧。」

那個下午她追在全班同學的後面，一路跑過一路，眼底含著淚水，直到摸黑了才回來。晚間母親仍在廚房裡忙，她跟前跟後蠻纏胡攪，嚷嚷母親給她買腳踏車。大姊喃喃如咒，惹得母親心煩起鍋時不小心燙了手。買甚麼腳踏車？你根本就不會騎，母親說。「你買了我就學，我學得會。」母女倆像團火焰在老房子裡纏繞，這裡燒一道疤，那裏爆點火星，鍋碗瓢盆全都豁鏗鏘的響了起來。終究給她買了，父親不在，沒人可以教她，她牽著腳踏車往死裡猛練，一隻手單扶牆，另一隻手掐牢手把，僵硬挺直的騎上去，然後一次成兩次不成的，硬是靠自己苦練，怎麼樣都要學會，因為滿腹的委屈就是最好的教練。

大姊終究學會了腳踏車，還愉快地騎車上下學，但沒多久便交了厄運，一天放學後，她失速撞上路旁倒霉的木麻黃，鼠蹊部雙腿夾在自行車橫桿上，撞成非常尷尬的姿勢。外傷不顯著，只覺下腹一陣疼。回家上廁所，發現內褲上沾了幾滴血漬。母親十分緊張，帶她去找婦科醫生，那個年代保守，還為此專程打聽了女醫生，費心轉了幾趟車去診所排隊掛號，眼巴巴終於輪到她，沒想到女醫生問完診後竟把姊姊關在門外，叫母親進去，密密麻麻說了許多。母親半信半疑，把姊姊也帶進了診間，那女醫生劈頭就問，妳這麼小就跟人家亂七八糟？大姊辯稱是騎腳踏車跌的，那女醫生一口咬定絕不可能是這樣跌法，罵她不過是為了騙母親才說謊，還威脅她老實一點，到底是在學校跟哪個男學生？還是鄰居？女醫生咄咄逼人，非要查個水落石出。母親則不發一語，久久低著頭，直到末了才緩緩抬起眼，突然補問了一句，是不是被營房裡的阿兵哥強迫的？那女醫生一不做二不休，即刻叫來護士，命令的口吻說要幫她驗孕。

姐姐哭的上氣不接下氣，母親漲紅了臉，母女倆屈辱的奪門而出。

回家後母親一臉怨憤，立即把大姐關進房間，房門外釘上了新鎖，明晃晃閃著銅光。那晚我聽見母親用皮帶抽打姐姐的聲音，唰唰唰，接二連三，夜裡慘白的牆偶爾被幾記悶棍喚醒。母親頗為反常點了整晚的燈，淡青色的日光燈穿透隔間壁上方的氣孔，恍若黑夜裡的白刃，隱隱微光。我從床上揉眼坐起身，只聽見隔壁房裡大姊一邊回話一邊哽咽，不時以細微軟弱的聲音抗辯，沒有就是沒有。皮帶抽打的聲音像刀一樣刮過空氣，最後一記聲響，是金屬製的皮帶頭匡噹一聲掉到地板，蜷曲如蛇的軟皮被扔到牆角，母親沒有武器了，但也還沒有罷手，立即換上一陣冷硬的巴掌聲，直到大姊不再回話，像一動也不動的海綿，靜靜吸附空氣裡的一切。

再過幾天，父親從外島放假回來，看見被打的得青紫相間的大姊，久久無言。母親一邊說出細故，一邊掉眼淚，彷彿自己犯了滔天罪行。父親叫喚大姊到客廳的高腳神桌前，拿出紅色方塊小火柴盒，劃一根柴火點了三炷清香，裊裊雲霧，緩緩包覆那幅魚籃觀音，低眉的菩薩默然不語，在畫底漾起一陣微風，楊柳依舊，自在赤足。父親說，妳就對神明發個誓吧，媽媽會相信妳的。母親說，父親要大姐發誓的時候，她心底一陣酸楚，又看見那幅觀音竹籃裡提著的魚，半活半死，淚眼汪汪，彷彿大姊就是那尾乾渴呼求的錦鯉。

張口無聲，命懸一線。

自那以後，母親始終無法再舉起筷子夾住任何一塊魚肉，偶爾想起前事，心虛叨念，說大姐其實是菩薩提籃裡的魚觀音救的。母親不吃魚了，她在千層若雪的魚鱗中看見了甚麼？或許是大姊冤屈無辜的臉，淒淒慘慘，歧路至親。魚眼中更有一座萬波碧頃的湛藍色海洋，浮生凶險，有口難言。

「妳這次買來放生，那人下次還是要釣，然後再賣給妳。」我說。

「不要緊，比被賣給餐廳好。更何況，海裡的魚都是觀音變的，是來渡人的，那兩條魚也是。」烈日窮途，母親與我的影子並肩走著，海堤的天空掛滿遊人的風箏，菱形對角繫滿五色長絲，在風中紛然舒捲。日光下透明的七彩泡沫，綴在透明的空塑膠袋裡，像極了斑斕的傷口。兩尾黑鯛的身影早已款款飄然，不知所蹤。